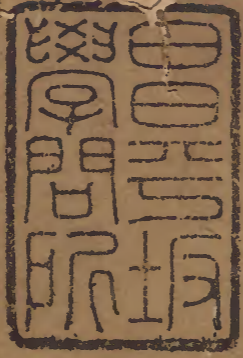


朱子全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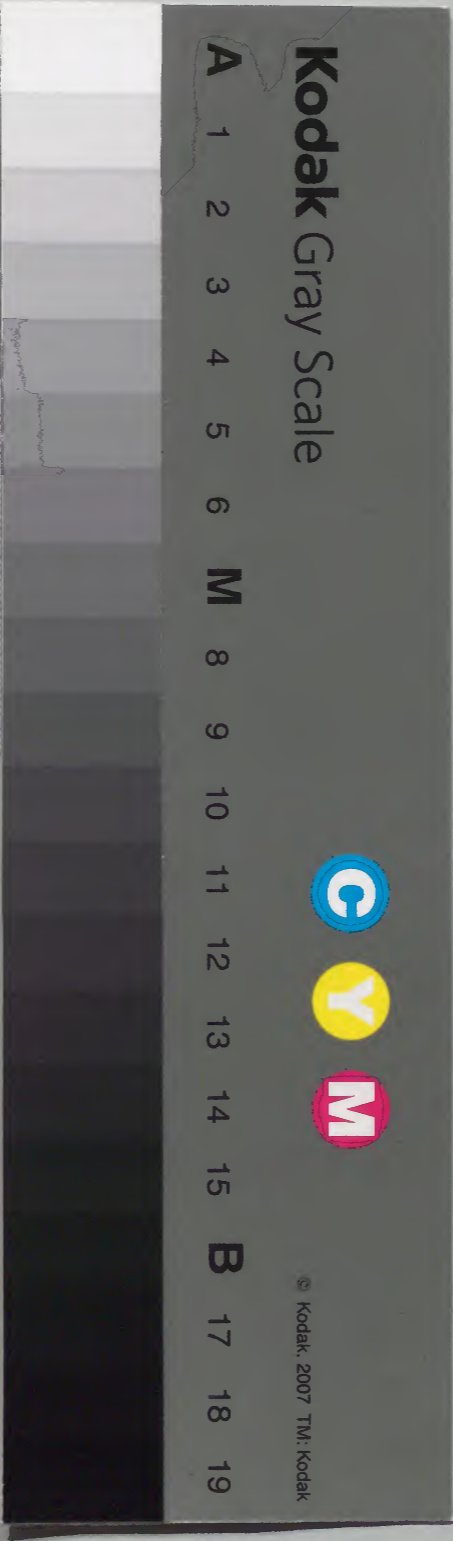
廿



			五	漢
			二	書
			五	門
四	八	〇	五	
冊	架	函	號	類

庫文閣內			
元	五		漢
八	二		
函	四	五	書
一	〇	五	
八			
架	冊	號	類

內閣文庫		
番號	漢	5255
冊數	40 (12)	
函號	298	265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二十

孟子一

總論

論語之書。無非操存涵養之要。七篇之書。莫非體驗擴充之端。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饜飫。涵泳諷味。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。反已自求。故伊川曰。孔子句句是自然。孟子句句是事實。亦此意也。如論語所言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與人忠。出門如見大賓。

淺草文庫

使民如承大祭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。皆是存養底意思。孟子言性善。存心養性。孺子入井之心。四端之發。若火始然。泉始達之類。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。擴而充之。於此等類語。翫味便自可見。楊至之云。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。是性之本體。仁義之良心。到戰國時。君臣上下。都一齊埋沒了。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。教人去體認擴充。曰孟子高。他都未有許多意思。今說得一體認字。蚤是遲鈍了孟子。孟子大段見得敏。見得快。他說話恰似

箇獅子跳躍相似。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。便是仁之端。羞惡之心。便是義之端。只他說在那裏底。便是似他說時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。全無許多等級。所以程子云。孟子才高。學之無可依據。

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。又曰。有是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。孟子說得最好。人之一心。在外者。又要收入來。在內者。又要推出去。孟子一部書。皆是此意。

孟子於義利閒。辨得豪釐不差。見一事來。便劈做兩

片。便分箇是與不是。這便是集義處。義是一柄刀相似。才見事到面前。便與他割制了。

孟子之書。明白親切。無甚可疑者。只要日日熟讀。須教他在吾肚中。先千百轉。便自然純熟。某初看時。要逐句去看他。便覺得意。思淺迫。至後來放寬看。却有條理。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。又且是甚次第文章。某因讀。亦知作文之法。

論語多門弟子所集。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。不類處。孟子疑自著之書。故首尾文字一體。無些子瑕疵。

不是自下手。安得如此好。若是門弟子集。則其人亦甚高。不可謂軻死不傳。

孟子比孔子。時說得高。然孟子道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又見孟子說得實。

解書難得分曉。趙岐孟子拙而不明。王弼周易巧而不明。以上語類八條

近略整頓孟子說。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。但常放教到極險處。方與一幹轉。幹轉後。便見天理人欲。直是判然。非有命世之才。見道極分明。不能如此。然

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。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。學者亦不可不知也。答林擇之

問史記謂孟子之書。孟子自作。趙岐謂其徒所記。今觀七篇文字。筆勢如此。決是一手所成。非魯論比也。然其間有如云孟子道性善。言必稱堯舜。亦恐是其徒所記。孟子必曾略加刪定也。此非甚緊切。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。嘗以此答之。恐未是也。曰。或恐是如此。答董叔重

問孟子集註序說。言史記言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。

註云。趙氏註及孔叢子。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。銖謂趙岐所註。必有所考。孔叢子恐是偽書。似不必引此書。如何。曰。孔叢子雖偽書。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。姑存亦無害。答董叔重。以上文集三條

梁惠王上

孟子見梁惠王章

說義利處。曰。聖賢之言。所以要辨別教分明。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。更不通思量第二著。才說義乃所以為利。固是義有大利存焉。若行義時。便說道有

利。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。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。未有義而後其君。纔於爲仁時。便說要不遺其親。爲義時。便說要不後其君。則是先有心於爲利。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。不要做這一邊。又思量那一邊。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。不計其功。

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。如說義利等處。如答宋牼處。見得事只有箇是非。不通去說利害。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。

正淳問仁者心之德。愛之理。義者心之制。事之宜。德與理俱以體言。制與宜俱以用言。否。曰。心之德是渾淪說。愛之理。方說到親切處。心之制。却是說義之體。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。楊雄言義以宜之。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。若只以義爲宜。則義有在外意。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。則是處物者在心。而非外也。又云。大概說道理只渾淪說。又使人無捉摸處。若要說得親切。又却局促有病。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。善之本也。說得渾淪開闊無病。知言說理是要親切。所以多病。

程子曰。處物爲義。非此一句。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。如義者事之宜。事得其宜之謂義。皆說得未分曉。蓋物之宜。雖在外面。所以處之。使得其宜者。則在內也。以上語類四條

王立於沼上章

德脩說王立於沼上一章。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云。梁惠王其辭遜。齊宣王其辭誇。先生曰。此說好。語類

寡人之於國也章

問梁惠王移民移粟之政。周官廩人之職。未嘗廢。孟子非之者。豈以惠王不知仁政之本耶。曰。此無異議。但當熟翫孟子所說王政之始終。其措置施行之方略次第耳。答張敬之文集

晉國天下莫強焉章

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。薄稅斂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。夫魏地迫近於秦。無時不受兵。割地求城。無虛日。孟子之言。似大容易否。曰。自是響應如此。當時之人。焦熬已甚。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。自是見

效速。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。直擣至函谷關可
見。

孟子亦是作為底人。如云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
夫誰與王敵。非不用兵也。特其用兵。不若當時戰
國之無義理耳。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而下。為政
之實。行之既至。則視當時無道之國。豈可但已哉。
以上語類二條

孟子見梁襄王章

問望之不似人君。此語。孔子還道否。曰。孔子不說。孟

子忍不住便說。

語類

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

無道桓文之事。事者。營霸之事。儒者未嘗講求。如桓
公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則誰不知。至於經營霸業之
事。儒者未嘗言也。

或問仁術字當何訓。曰。此是齊王見牛穀鯨而不忍
之心萌。故以羊易之。孟子所謂無傷。蓋能護得齊
王仁心發見處。術。猶方便也。

陳希周問仁術。曰。術字。本非不好底事。只緣後來把

外子全書卷二十一
做變詐看了。便道是不好。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。處須著有箇巧底道理始得。當齊王見牛之時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。又見覺鐘事大。似住不得。只得。以所不見者而易之。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。又不。抑遏了這不忍之心。此心乃得流行。若當時無箇。措置。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。遂不得而流行矣。此。乃所謂術也。

見牛未見羊也。未字有意味。蓋言其體則無限量。言。其用則無終窮。充擴得去。有甚盡時。

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。曰。人心應物。其輕重長短。之難齊。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。又有甚於物。者。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。曰。本然之權度亦只。是此心。此心本然。萬理皆具。應物之時。須是子細。看合如何。便是本然之權度也。如齊宣王見牛而。不忍之心見。此是合權度處。及至興甲兵。危士臣。構怨於諸侯。又却忍為之。便是不合權度。失其本。心。又問莫只是無所為而發者。便是本心。曰。固是。然人又多。是忘了。問如何忘了。曰。當惻隱時却不。

惻隱是也。問此莫是養之未至否。曰亦是察之未精。

黃先之問物皆然。心為甚。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。易見。心之輕重長短之差。難見。物之差無害。心之差有害。故曰心為甚。又曰物易見。心無形。度物之輕重長短。易。度心之輕重長短。難。度物差了。只是一事。差。心差了。時。萬事差。所以心為甚。又曰以本然之權。度度心。又曰愛物宜輕。仁民宜重。此是權。度以此去度。

問孟子論齊王事。考之史記。後來無一不效。曰雖是如此。已是見得遲了。須看他一部書。見得句句的確。有必然之效。方是。以上語類七條

梁惠王下

莊暴見孟子章

孟子開道時。君故曰。今之樂。猶古之樂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。欣欣然有喜色。處則關閉得甚密。如好色好貨。亦此類也。語類

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

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。亦未必然。問孟子謂文王之
 囿方七十里。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。
 若只百里。如何有七十里之囿。然孟子所謂傳有
 之者。如何。曰。想他須有據。但孟子此說。其意亦只
 主在風齊宣王爾。若文王之囿。果然縱一切人往。
 則雖七十里之大。不過幾時。亦為赤地矣。又焉得
 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。周之盛時。雖天下山林。猶
 有厲禁。豈有君之苑囿。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。
 亦無是理。漢武帝規上林苑。只有二三十里。當時

諸臣已皆以為言。豈有文王之囿。反如是之大。語類

問交鄰國有道章

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。是仁者之心。寬洪惻怛。便是
 小國不恭。亦撓他不動。智者為能以小事大。蓋智
 者見得利害甚明。故祇得事大。日也不特是見得
 利害明。道理自合恁地。小之事大。弱之事強。皆是
 道理合恁地。至問樂天者保天下。畏天者保其國。
 曰。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。語類

問梁惠王下第三章。尹氏曰。仁者之心。至公也。智者

之心。用謀也。以小事大。則狹隘而私一國。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。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。其規模固有廣狹。然其智者私於一國。則非畏天之旨矣。仁智之辨。當別有說。曰。仁者自然合理。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。其大概是如此。若細分之。則太王勾踐。意思自不同也。答吳伯豐

問樂天畏天不同。以仁者而居小國。固不免為智者之事。使智者而居大國。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。何者。智者分別曲直。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。如仁

者之為也。曰。得之。

答潘謙之。以上文集二條

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

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。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。曰。這兩事。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。乃是告以公劉大王之事。如此兩事。看來却似易。待去做時。多少難。大凡文字。須將心體認看。這箇子細看來。甚是難。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。誦堯之言。行堯之行。是堯而已矣。看來也似易。這如何便得相似。又如說徐行。後長者謂之弟。疾行。先長者謂之不

弟。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看來也似易。

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。使孔子肯如此答否。曰。孔子不如此答。但不知作如何答。問孟子答梁王問利。直掃除之。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。曰。此處亦自分義利。特人不察耳。以上語類二條

所謂故國章

左右固非大臣。亦非閹宦弄臣。但謂親近之臣。如漢侍中給事中。魏晉以來。中書門下之比云耳。所謂左右太親者。身蔽。正指劉放孫資而言耳。大夫却

是任政之臣。六卿官之長。亦上大夫也。孟子之意。但欲齊王審於擇人。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發。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。亦是推說之過。大抵讀書。只合平心說理。不必如此過求。却失正意也。答潘文叔

集。文

問湯放桀章

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。賊義者謂之殘。問何以別。近思云。賊仁。是害心之理。賊義。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。曰。以義為見於所行。便是告子義外矣。義在內

不在外。義所以度事。亦是心度之。然此果何以別。蓋賊之罪重。殘之罪輕。仁義皆是心。仁是天理根本處。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。便是殺人底人一般。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。一事上不合宜。便是傷義。似手足上損傷一般。所傷者小。尚可以補。語類

爲巨室章

問教玉人彫琢玉。集註云。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。愛之甚也。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。是愛國家不如玉也。此莫是餘意否。曰。正意是如何。曰。正意

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。何消教他。賢者自有所學。何用教他。舍其所學。後譬只是申解前譬。曰。兩譬又似不相似。不知如何做得恁地。嗟哦。語類

齊人伐燕勝之章

齊人伐燕。孟子以爲齊宣。史記以爲湣王。溫公平生不喜孟子。及作通鑑。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。皆不可曉。荀子亦云。湣王伐燕。然則非宣王明矣。問孟子必不誤。曰。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。門人爲孟子諱。故改爲宣王爾。問湣王若此之暴。豈能慚

於孟子曰。既做得不是。說得他底是他。亦豈不愧也。

居之間取之。而燕民悅則取之。至文王是也。竊疑文王豈有革商之念。曰。此等難說。孔子謂可與立。未可與權。到那時事勢。自是要住不得。以詩書考之。如云。至於太王。實始翦商。如下武之詩。文王有聲之詩。都說文王做事。且如伐崇一事。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。乃是大征伐。詢爾仇方。同爾兄弟。以爾鉤援。與爾臨衝。以伐崇墉。此見大段動衆。這般處。

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。或曰。紂命文王得專征伐。紂不得已命之。文王不得已受之。橫渠云。不以聲色爲政。不以革命有中國。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。其惟文王乎。若如此說。恰似內無純臣之義。外亦不屬於商。這也未必如此。只是事勢自是。不可已。只當商之季。七顛八倒。上下崩頽。忽於岐山下。突出許多人。也是誰當得。文王之事。惟孟子識之。故七篇之中。所以告列國之君。莫非勉之以王道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

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。皆是無可奈何。只得勉之爲善之辭。想見滕國至弱。都主張不起。故如此。曰。只是如此。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。蓋滕是必亡。無可疑矣。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。他又界在齊楚之間。二國視之。猶太山之壓雞卵耳。若教他粗成次第。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。當時湯與文王之興。皆在空閒之地。無人來覷他。故日漸盛大。若滕則實是難保也。立之云。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。

如何。曰。他若能用得孟子。至二三十年。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。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。但世間事。直是難得恰好耳。齊梁之國甚強。可以有爲。而孟子與其君言。恬然不恤。滕文公却有善意。又以國小主張不起。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。語類

公孫丑上

問夫子當路於齊章

以齊王猶反手。不知置周王於何地。曰。此難言。可以意會。如湯武之事是也。春秋定哀閒。周室猶得。至

孟子時。天命人心已離矣。語類

李公常語曰。孔子曰。桓公九合諸侯。不以兵車。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。如其仁。又曰。管仲相桓公。霸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而孟子謂以齊王猶反手也。功烈如彼。其卑。故曰。管仲曾西之所不為。嗚呼。是猶見人之鬪者。而笑曰。胡不因而殺之。貨可得也。雖然。他人之鬪者耳。桓公管仲之於周。救父祖也。而孟子非之。奈何。隱之辯曰。孔子謂管仲如其仁。言仲之似仁而非仁也。又謂微管仲。吾其被髮左衽。言仲有攘卻夷狄之功也。至謂其小器奢僭不知禮。言仲之不能圖大致遠也。夫奢僭不知禮之人。豈得為仁乎。其所以九合諸侯者。假仁而行。以濟其不仁耳。宜曾西之所不為也。昔成湯以七十里為小國之諸侯。伊尹相之以王於天下。齊以千里之國而相管仲。管仲得君之專。行國政之久。功烈如彼。其卑。童子且羞稱之。况大賢乎。有好功利者。必喜管仲。仁者不為也。管仲急於圖霸。藉周室以為之資耳。謂

夫

桓公管仲之於周。如救父祖。吾弗信之矣。曰。夫子之於管仲。大其功而小其器。邵康節亦謂五霸者。功之首。罪之魁也。知此者。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。夫子言如其仁者。以當時王者不作。中國衰。夷狄橫。諸侯之功。未有如管仲者。故許其有仁者之功。亦彼善於此而已。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。則其規模宏遠。自有定論。豈曰若管仲而休耶。曾西之恥而不爲。蓋亦有說矣。李氏又有救鬪之說。愚以爲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。而私其財以爲子

舍之藏者也。故周雖小振。而齊亦寢強矣。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。孟子不與管仲。或以是耳。隱之以爲小。其不能相桓公。以王於天下。恐不然。齊桓之時。周德雖衰。天命未改。革命之事。未可爲也。孟子言以齊。王猶反手。自謂當年事勢。且言已志。非爲管仲發也。讀余隱之尊孟辯。文集。

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

或問。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何。分句曰。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言從此爲霸爲王。不是差異。

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。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。謂霸王事大。恐孟子擔當不過。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。

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。是以富貴而動其心。先生曰。公孫丑雖不知孟子。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。但謂霸王事大。恐孟子了這事不得。便謂孟子動心。不知霸王當甚閒事。因論知言養氣。德脩謂養氣爲急。知言爲緩。曰。孟子須先說我知言。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。次問知言者。因上面說氣來。故接續如此問。不知言如何養得氣。德脩云。先須養。有尺便量。見天下長短。曰。須要識這尺。

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。答云云。先生曰。公孫丑初閒謂任此重事。還動心不動心。孟子答以不動心。極容易底事。我從四十已不動了。告子又先我不動心。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。孟子又告以有。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。也是不動。然彼之所以不動者。皆強制於外。不是存養

之功。故又舉曾子之言。云自反縮與不縮。所以不
動。只在方寸之間。若仰不愧。俯不忤。看如何大利
害。皆不足以易之。若有一豪不直。則此心便索然。
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不動者如何。孟子遂答以
我知言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若依序問。當先問知
言。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。便且問浩然之氣。

問告子之不動心。是否。曰。告子之不動心。是粗法。或
強制不動。不可知。或臨大事而金錄不能不動。亦未
可知。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。又問正如北

宮黜之勇。

一作養勇否。曰。然。

孟施舍北宮黜。是不畏死而不動心。告子。是不認義
理而不動心。告子惟恐動著他心。

問孟施舍量敵慮勝。似有懼也。孟子乃曰。能無懼。如
何。曰。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。舍自云。我則能無懼
而已。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。曰。孟施舍本與北宮
黜。皆只是勇夫。比曾子不同。如北宮黜孟施舍孟
賁。只是就勇上言。如子襄曾子告子。就義理上言。
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。此不成題目。氣是實

物約是半虛半實字。對不得守約。只是所守之約。言北宮黝之守氣。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。孟施舍之守氣。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。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。曾子就理上做工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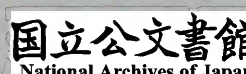
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。已自盡了。只為公孫丑問得無了期。故有後面許多說話。以上語類九條

縮直也。儀禮禮記多有此字。每與衡字作對。下文直養之說。蓋本於此。乃一章大指所繫。不可失也。徐彥章。

文集。

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此告子不動心之法。告子只就心上理會。堅持其心。言與氣皆不理會。不得謂失也。有失於其言。則曰無害於心。但心不動。言雖失。不必問也。惟失之於心。則就心上整理。不復更求於氣。

不得於言。只是不曉這說話。言只似道理字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。當看上文云。敢問夫子之不動心。與告子之不動心。孟子却如此答。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。更



不問言之是非。便錯說了也不省。如與孟子論性。說性猶杞柳也。既而轉性猶湍水也。他只不問是非。信口說出。定要硬把得心定。不得於言。謂言之失也。勿求於心。謂言之失。非干心事也。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。故孟子章末云。我故曰。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

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不得。猶曰失也。謂言有所不知者。則不可求之於心。心有不得其正者。則不可求之於氣。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。正以心有所不明。故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可其不得於心者。固當求之心。然氣不得所養。亦反能動其心。故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雖可而未盡也。蓋知言。只是知理。告子既不務知言。亦不務養氣。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。要他不動。孟子則是能知言。又能養氣。自然心不動。蓋知言。本也。養氣。助也。三者恰如行軍。知言。則其先鋒。知虛識實者。心恰如主帥。氣。則卒徒也。孟子則前有引導。後有推助。自然無恐懼紛擾。而有以自勝。告子則前後無引

助。只恁孤立硬做去。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。不得於言以下。但作如此看。則此一章血脈貫通。而於知言養氣。誠淫邪遁之辭。方爲有下落也。至於集義工夫。乃在知言之後。不能知言。則亦不能集義。言如觀古聖賢之言。與聽今人之言。皆是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者。不失其本。則猶可也。不得於言。而不求於心。以考其所失。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。無以擇其義之所安。故斷之以不可。

問告子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是自己之言耶。是他人之言耶。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。則是他人之言。曰。這一段前後都相貫。卽是一樣言語。告子於此不達。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。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。大段稱告子所見高。告子固是高。亦是陸子之學。與告子相似。故主張他。然陸氏之學。更鶻突似告子。至云。陸氏之學。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。與告子相似否。先生曰。便是。先生又謂養氣一段。緊要處。是自反而縮。以直養而無害。是集義所生者。緊要處。在此三句上看。以上語類六條

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可。孟子既引告子之言。而論其得失如此。夫心之不正。未必皆氣使之。故勿求於氣。未爲盡失。至言之不當。未有不出於心者。而曰勿求於心。則有所不可矣。伊川先生曰。人必有仁義之心。然後有仁義之氣。睽然達於外。所以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也。又曰。告子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蓋不知義在內也。皆此意也。然以下文觀之。氣亦能反動其心。則勿求於氣之說。未爲盡善。但心動氣之時多。氣動心之時少。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。凡曰可者。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。至於言。則雖發乎口。而實出於心。內有蔽陷離窮之病。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。不得於言。而每求諸心。則其察理日益精矣。孟子所以知言養氣。以爲不動心之本者。用此道也。而告子反之。是徒見言之發於外。而不知其出於中。亦義外之意也。其害理深矣。故孟子斷然以爲不可。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。所以異於孟子。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。

答張敬夫文集

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。曰：氣便只是這箇氣。所謂體之充也。便是。

問志至焉氣次焉。曰：志最緊。氣亦不可緩。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。是氣亦至了。

志至氣次。只是先後。志在此。氣亦隨之。公孫丑疑。只就志理會。理會得志。氣自隨之。不必更問氣也。故云。又曰：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。孟子下文專說氣。云蹶趨之氣亦能動心。

先生問公每讀無暴其氣如何。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。持之不使暴戾。曰：此乃是持其志。志者心之所向。持志却是養心。也不是持志之外。別有箇養心持者。把提教定。當喜時也須喜。當怒時也須怒。當哀時也須哀。當樂時也須樂。審教定後。發必中節。這是持志。若無暴其氣。又是下面一截事。若不當喜而喜。與喜之過分。不當怒而怒。與怒之過分。不當哀樂而哀樂。與哀樂之過其節者。皆是暴其氣。暴其氣者。乃大段粗也。

心之不定。只是合下無工夫。曰：所以不曾下得工夫。

病痛在何處。曰。須是有所養。曰。所謂養者以直養否。曰。未到以直養處。且持其志。無暴其氣。可也。若我不放縱此氣。自然心定。

遺書曰。志一動則動氣。氣一動則動志。外書曰。志專一則動氣。氣專一則動志。二者孰是。曰。此必一日之語。學者同聽之。而所記各有淺深。類多如此。志一動則動氣。氣一動則動志。此言未說動氣動志。而先言志動氣動。又添入一動字。不若後說所記。得其本旨。蓋曰。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。而氣專一

亦可以動其志也。

以上語類六條

程子有言。志壹氣壹。專一之意。若志專在淫僻。豈不動氣。氣專在喜怒。豈不動志。當只依此說。答林擇之。文集

蹶者趨者是氣也。而反動其心。今人奔走而來。偶喫一跌。其氣必逆。而心不定。是氣之能動其心。如人於忙急之中。理會甚事。亦是氣未定也。

敢問夫子惡乎長。曰。我知言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公孫丑既知告子之失。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。敢問

焉。而孟子告之。我知言者。能識羣言之是非也。浩然盛大流行之貌。蓋天地之氣。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。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。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。而不復考其得失。孟子善養其氣。而告子乃以爲末而不求。其得失可見矣。

胡氏云。格物則能知言。誠意則能養氣。

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。先知得許多說話。是非邪正。都無疑後。方能養此氣也。

問知言在養氣之先。如何。曰。知是知得此理。告子便不理會。故以義爲外。如云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雖言亦謂是在外事。更不管著。只強制其心。問向看此段。以告子不得於言。是偶然失言。非謂他人言也。曰。某向來亦如此說。然與知言之義不同。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。不得其義理。又如讀古人之書。有不得其言之義。皆以爲無害事。但心不動足矣。不知言。便不知義。所以外義也。如說淫邪遁。亦只是他人言。故曰。生於其心。其字。便是謂他人也。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。言語亦大難。若非燭理。

洞徹。曾次坦然。卽酬酢應對。蹉失多矣。

浩然之氣。清明不足以言之。才說浩然。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。如長江大河。浩浩而來也。富貴貧賤。威武不能移。屈之類皆低。不可以語此。公孫丑本意。只是設問。孟子能擔當得此攬大事否。故孟子所答。只說許多剛勇。故說出浩然之氣。只就問答本文看之。便見得子細。

文振說浩然之氣。曰。不須多言。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。人若有氣魄。方做得事成。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。方敵得去。不被他恐動。若無氣魄。便做人衰颯。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。易得恐動。只是如此。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。纏來纏去。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。其實只是箇不動心。人若能不動心。何事不可爲。然其所謂不動心。不在他求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。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。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。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。孔子曰。不得中行而與之。必也狂狷乎。看來這道理。須是剛硬立得脚住。方能有所成。

問浩然之氣。卽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。曰。然。又問與血氣如何。曰。只是一氣。義理附於其中。則爲浩然之氣。若不由義而發。則只是血氣。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。有稟得盛者。則爲人強壯。隨分亦有立作。使之做事。亦隨分做得出。若稟得弱者。則委靡巽懦。都不解有所立作。唯是養成浩然之氣。則却與天爲一。更無限量。

孟子養氣一章。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。俯不怍於人。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。只是箇不怕。但二子不怕得粗。孟子不怕得細。或問合而有助。助字之訓如何。曰。道義是虛底物。本自孤單。得這氣帖起來。便自張王。無所不達。如今人非不爲善。亦有合於道義者。若無此氣。便只是一箇衰底人。李先生曰。配是襯貼起來。又曰。若說道襯貼。却是兩物。氣與道義。只是一滾發出來。思之一滾發出來。說得道理好。襯貼字。說配字極親切。

問他書不說養氣。只孟子言之。何故。曰。這源流。便在那心廣體胖。內省不疚。夫何憂何懼處來。大抵只

是這一箇氣。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。但集義便是養氣。知言便是知得這義。人能仰不愧。俯不忤時。看這氣。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。

問浩然之氣如何看。曰。仁義禮智充溢於中。睥然見面。盎背。心廣體胖。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。曰。此說甚細膩。然非孟子本意。此段須從頭看來。方見得孟子本意。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。如何便過孟賁遠矣。如何便自反而縮。千萬人吾往矣。只此勇爲不懼。便是有浩然之氣。此說似粗而

實精。以程子說細考之。當初不是說不及此。只門人記錄緊要處。脫一兩字。便和全意失了。浩然之氣。只是這血氣之氣。不可分作兩氣。人之言語動作。所以充滿於一身之中者。卽是此氣。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。仰不愧。俯不忤。這氣便能浩然。問配義之配。何謂合而有助之意。曰。此語已精。如有正將。又立箇副將以配他。乃所以助他。天下莫強於理義。當然是義。總名是道。以道義爲主。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。方勇敢果決以進。如這一事合當恁

地做。是義也。自家勇敢果決去做。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。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。又恧縮不敢去做。便是餒了。無此浩然之氣。如君有過。臣諫之。是義也。有到冒死而不顧者。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。如合說此話。却恧縮不對。便是氣餒。便是欲然之氣。只是一氣。餒了。便成欲然之氣。不調和。便成忿厲之氣。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。行則有佩玉。貴於養其氣。問氣一則動志。這氣字是厲氣否。曰。亦不必把作厲氣。但動志。則已是不好底氣。

了。志動氣者十九。氣動志者十一。須是以志為主。無暴其氣。孟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。所以公孫丑復辯。問集義到成此浩然之氣。則氣與義爲一矣。及配助義道。則又恐成二物否。曰。氣與義自是二物。只集義到充盛處。則能強壯。此氣便自浩然。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。無是氣。便餒而不充了。問配者助也。是氣助道義而行。又曰。集義所生。是氣。又因義集而後生。莫是氣與道義兩相爲用否。曰。是兩相助底意。初下工夫時。便自集義。然後生那浩

然之氣。及氣已養成。又却助道義而行。

古註及程氏。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。據某所見。欲將至大至剛爲一句。以直養而無害爲一句。今人說養氣。皆謂在必有事焉。而勿正心。勿忘。勿助。長四句上。要緊未必在此。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。這四句。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。直只是無私曲。集義只是事事皆直。仰不愧於天。俯不忤於人。便是浩然之氣。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。到那無私曲處。自然有此氣象。文蔚云。所以上蔡

說於心得其正時識取。曰。是文蔚問塞天地。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。曰。他本自無虧欠。只爲人有私曲。便欠却他底。且如萬物皆備於我。反身而誠。樂莫大焉。亦只是箇無虧欠。君仁臣忠。父慈子孝。自家欠却他底。便不快活。反身而誠。樂莫大焉。無欠闕也。以此見浩然之氣。只是一箇仰不愧於天。俯不忤於人。王德脩云。伊川却將至大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。曰。便是不必如此。且只將孟子自看便見。孟子說得甚粗。易却說得細。

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。故冠之篇首。然端伯載明道所言。以至大至剛爲句。以直養二字屬下句。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。則曰。先兄無此說。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。二說正相牴牾。曰。至大至剛以直。趙臺卿如此解。直養之說。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。故從趙注。舊嘗用之。後來反復推究。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。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。爲得孟子之意。蓋聖賢立言。首尾必相應。如云自反而縮。便有直養意思。集義之說亦然。端伯所記明道語。未必不親切。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。故有此議論。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。

問塞乎天地之間。曰。天地之氣。無所不到。無處不透。是他氣剛。雖金石也。透過。人便是稟得這箇氣。無欠闕。所以程子曰。天人一也。更不分別。浩然之氣。乃吾氣也。養而無害。則塞乎天地。一爲私意所蔽。則慊然而餒。却甚小也。又曰。浩然之氣。只是氣大。敢做。而今一搆人。畏避退縮。事事不敢做。只是氣小。有一搆人。未必識道理。然事事敢做。是他氣大。

如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。便是這撓氣。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。又曰。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不變。敢去罵賊。敢去徇國。是他養得這氣大了。不怕他。又也是他識道理。故能如此。以上語類十四條

至大至剛。只合四字為句。以直養而無害。此直字。便是上文縮字。下文義字。孟子之意。只是說每事做得是當。即自然無所愧怍。意象雄豪。所以雖當大任而無所畏懼耳。推其本原。固未有不立敬而能集義者。然此章之意。則未及夫敬字也。此自程子

門庭工夫。因此說出來耳。

答呂子約

問伊川云。養志莫如敬。以直內。此是就未發上說。孟子所謂自反而縮。以直養而無害。集義所生。皆指事而言。就已發上說。孟子方辯告子。故專救其偏。曰。孟子論養氣。只合就已發處說。程子說養志。自是當就未發處說。各是一義。自不妨內外之交養。不可說孟子為救告子義外之失。而姑為此言也。

答潘謙之。以
上文集二條

配義與道。配從而合之也。氣須是隨那道義。如云地

配天地。須在天後。隨而合之。婦配夫亦然。畢竟道義是本。道義是形而上者。氣是形而下者。若道義別而言。則道是體。義是用。體是舉他體統而言。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。如父當慈。子當孝。君當仁。臣當敬。此義也。所以慈孝。所以仁敬。則道也。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。

問氣之所配者廣矣。何故只說義與道。曰。道是體。義是用。程子曰。在物爲理。處物爲義。道則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。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。所用以處此理者也。

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。

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配合也。義者。人心節制之用。道者。人事當然之理。餒。不飽也。氣由道義而有。而道義復乘氣以行。無異體也。得其所養。則氣與道義。初不相離。而道義之行。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。若其無此。則如食之不飽。雖欲勉於道義。而亦無以行矣。氣者。道義之成質。故必集義。乃能生之。集義。猶言積善。

問浩然之氣。集義是用工夫處否。曰。須是先知言。知言。則義精而理明。所以能養浩然之氣。知言。正是格物致知。苟不知言。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。將以為仁。不知其非仁。將以為義。不知其非義。則將何以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。氣只是充乎體之氣。元與天地相流通。只是仰不愧。俯不忤。自然無恐無懼。塞乎天地。今人心中才有歉愧。則此氣自然消餒。作事更無勇銳。配義與道者。配是相合而有助。譬如與人鬪敵。又得一人在後相助。自然愈覺氣勝。告子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只是一味勃然。不顧義理。如此養氣。則應事接物。皆去不得。孟子是活底不動心。告子是死底不動心。

是集義所生。是氣。是積集許多義理而生。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。粗說。只是中有主。見得道理分明。直前不畏爾。孟施舍北宮黝便粗糙。曾子便細膩爾。

或問集義。曰。事事都要合道理。才有此子不合道理。

心下便不足。才事事合道理。便仰不愧。俯不怍。因云如此一章。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。恁地多。後來看得無些子窒礙。

問集義。是以義爲內。義襲。是以義爲外。否。曰。不必如此說。此兩句。是掉轉說。如云我固有之也。非由外鑠我也。蓋義本於心。不自外至。積集此義而生此氣。則此氣實生於中。如北宮黜孟施舍之勇。亦自心生。又問集註云。非由只行一事。偶合於義。便可。以掩襲於外而得之。曰。集義。是集衆義。故與只行

一事相對說。襲。猶兵家掩襲之襲。出其不意。如劫寨相似。非順理而行。有積集工夫者也。

集義。謂如十事。有一事不合義。則便有愧。須是集聚衆義。然後是氣乃生。非義襲而取之。非是於外求得是義。而搏出此氣也。

自非生知。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。若是本初清明。自然行之。無非是義。此舜由仁義行者。其他須用學知。凡事有義有不義。便於義行之。今日行一義。明日行一義。積累既久。行之事事合義。然後浩然

之氣自然而生。

非義襲而取之。見江西人。只愛說義襲。不知如何襲。只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。蓋氣自內而生。非由外而入。

問集註云。告子外義。蓋外之而不求。非欲求之於外也。曰。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。只就心上理會。

以上語類

十二條

所論義襲。猶未離乎舊見。大抵既為聖賢之學。須讀聖賢之書。既讀聖賢之書。須看得他所說本心上

下意義字字融釋。無窒礙處。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。識得如今為學工夫。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。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。專以浩然之氣為主。其曰是集義所生者。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。而自生於內也。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。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。其曰行有不慊於心。則餒矣者。言心有不慊。即是不合於義。而此氣不生也。是豈可得而掩取哉。告子乃不知此。而以義為外。則其不動心也。直強制之而

頑然不動耳。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。故又曰。我
故曰。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然告子之病。蓋
不知心之慊處。卽是義之所安。其不慊處。卽是不
合於義。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。今人因孟子之言。
却有見得此意。而識義之在內者。然又不知心之
慊與不慊。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
者。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。皆指爲外。而以爲非義
之所在。遂一切棄置而不爲。此與告子之言。雖若
小異。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。以此相笑。是

同浴而譏裸裎也。由其所見之偏如此。故於義理
之精微。氣質之偏蔽。皆所不察。而其發之暴悍狂
率。無所不至。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。或
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。答項平父

孟子之意。須從上文看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
也。是集義所生者。非義襲而取之也。此上三句。本
是說氣。下兩句。是字與非字爲對。襲字與生字爲
對。其意蓋曰。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。非行義而
襲取之於外云爾。非謂義不是外襲也。今人讀書

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。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。狂嘯衆生。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。答項平父

閩中人李復字履中。及識橫渠先生。紹聖閒爲西邊使者。博記能文。今信州有滴水集者。卽其文也。其閒有論孟子養氣者。動必由理。故仰不愧於天。俯不忤於地。無憂無懼。其氣豈不充乎。故曰是集義所生者。舍是則明有人非。幽有鬼責。自歉於中。氣爲之喪矣。故曰無是餒也。此語雖疎。然却得其大旨。近世諸儒之論。多以過高而失之。甚者流於老莊而不知。不若此說之爲得也。惜其亂於詩文博雜之中。學者或不之讀。故表而出之。偶讀謾記。以上文集三條

必有事焉而勿正。趙氏以希望之意解正字。看來正是如此。但說得不甚分明。今以爲期待之意。則文理不重複。蓋必有事於此。然後心不忘於此。正之不已。然後有助長之患。言意先後。各有重輕。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。曰正猶等待之意。趙岐解

云不可望其福。雖說意粗了。其文義却不錯。此正如師出不正反。戰不正勝之正。古人用字之意如此。言但當從事於此。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。或問此便是助長否。曰正未是助長。待其效而不得。則漸漸助之長矣。譬之栽木。初栽卽是望其長。望之久而不如意。則掘苗矣。明道曰。下言之漸重。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。浴曰。先解勿正字。頗有後獲之意。曰。頗有此意。曰。如此解。則於用功處。儘有條理。曰。聖賢之言。條理精密。往往如此。但看得不切。錯認了他文義。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。

勿忘勿助長。本連上文集義而言。故勿忘。謂勿忘集義也。一言一動之間。皆要合義。故勿忘。助長。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。如今人未能無懼。却強作之道。我不懼。未能無惑。却強作之道。我不惑。是助長也。有事。有事於集義也。勿正。謂勿預等待他。聽其自充也。

養氣一章。在不動心。不動心在勇。勇在氣。氣在集義。

勿忘勿助長。又是那集義底節度。若告子則更不
理會言之得失。事之是非。氣之有平不平。只是硬
制壓那心便不動。恰如說打硬脩行一般。以上語類四條
問必有事焉而勿正。二程多主於敬。一說須當集義。
是承上文是集義所生者而言。所謂必有事則積
集衆善工夫否。曰。孟子上下文無敬字。只有義字。
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。非孟子本意也。集注亦
可細翫。答林德久文集

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。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。承上
文方論志氣而言也。今看來。他問得却是有意思。
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末梢頭處。合當留在後面
問。如大學所論。自脩身正心。却說到致知格物。蓋
致知格物。是末梢尖處。須用自上說下來。方得有
序也。又曰。公孫丑善問。問得愈密。盛水不漏。若論
他會恁地問。則不當云。軻之死不得其傳。不知後
來怎生不可曉。或是孟子自作此書。潤飾過。不可
知。

問誠淫邪遁。曰。誠只是偏誠。如人足跛相似。斷行不

得。且楊墨說爲我兼愛。豈有人在天地間。孑然自立。都不涉著外人得。又豈有視人如親。一例兼愛得。此二者皆偏而不正。斷行不得。便是蔽於此了。至淫辭。則是說得愈汎濫。陷溺於中。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。邪辭。則是陷溺愈深。便一向離了正道。遁辭。則是說得窮後。其理既屈。自知去不得。便別換一箇話頭。如夷之說。施由親始之類。這一句本非他本意。只臨時撰出來也。先生又云。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者。是才有此心。便大綱已壞了。至發於其政。害於其事。則是小底節目。都以次第而壞矣。因云。孟子是甚麼底資質。甚麼底力量。却纖悉委曲。都去理會。直是要這道理。無些子虧欠。設淫邪遁蔽陷離窮。四者相因。心有所蔽。只見一邊。不見一邊。如楊氏爲我。墨氏兼愛。各只見一邊。故其辭設而不平。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。故其辭放蕩而過。陷則離。離是開去愈遠也。故其辭邪。離則窮。窮是說不去也。故其辭遁。遁如夷之之言是也。或問設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。曰。設字是遮了一邊。

只見一邊如跛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
脚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
所陷淫便是就所說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
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擲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
見有平正底道理說。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
一邊然說與淫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
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
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

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
曲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
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
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

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
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
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
而至節目以上語類六條

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唯窮
理為能知言唯集義為能養其浩然之氣理明而

無所疑。氣充而無所懼。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。考

於本章次第可見矣。

與郭冲晦

問善爲說辭。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。善言德行。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。曰。此說得之。答程允夫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問顏子具體而微。微是微小。或隱微之微。曰。微只是小。然文意不在小字上。只是說體全與不全。

問浩然之氣。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。曰。後面自是散說出去。不須更回引前頭。這裏地位極

高。浩然之氣。又不足言。不須更說氣了。有百里之地。則足以有天下。然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則有所不爲。此是甚麼撓氣象。大段是極至處了。雖使可以得天下。然定不肯將一豪之私。來壞了這全體。古之聖人。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。如伊尹非其義也。非其道也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諸人。繫馬千駟。祿之以天下。弗視弗顧。與此所論一般。聖人同處。大槩皆在此。於此而不同。則不足以言聖人矣。

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。聞其樂而知其德。是謂夫子。是謂他人。曰。只是大槩如此說。子貢之意。蓋言見人之禮。便可知其政。聞人之樂。便可知其德。所以由百世之後。等百世之王。莫有能違我之見者。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孔子。此子貢以其所見。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。一說。夫子見人之禮。而知其政。聞人之樂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。等百世之王。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。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。未有也。然不如前說之順。以上語類三條

以力假仁章

問以力假仁。以德行仁。曰。以力假仁。仁與力。是兩箇。以德行仁。仁便是德。德便是仁。問霸字之義。曰。霸。卽伯也。漢書引哉生魄。作哉生霸。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。

以德行仁者王。所謂德者。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。這德字。又說得闊。是自己身上事。都做得是。無一不備了。所以行出去便是仁。以上語類二條

仁則榮章

仁則榮。不仁則辱。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。若是上等人。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。伊川易傳。比象辭有云。以聖人之心言之。固至誠求天下之比。以安民也。以後王之私言之。不求下民之附。則危亡至矣。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。而求所以比附其民。猶勝於全不顧者。政此謂也。語類

尊賢使能章

市廛而不征。問此市在何處。曰。此都邑之市。人君國都。如井田。撓畫爲九區。面朝背市。左祖右社。中開一區。則君之宮室。宮室前一區爲外朝。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。後一區爲市。市四面有門。每日市門開。則商賈百物皆入焉。賦其廛者。謂收其市地錢。如今民間之鋪面錢。蓋逐末者多。則賦其廛以抑之。少則不廛。而但治以市官之法。所以招徠之也。市官之法。如周禮司市平物價。治爭訟。譏察異服。異言之類。市中惟民乃得入。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。皆不得入。入則有罰。如國君過市。則刑人赦。夫人過市。則罰一幕。世子過市。則罰一帑。命

夫命婦過市。則罰一蓋帷之類。左右各三區。皆民所居。而外朝一區。左則宗廟。右則社稷在焉。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。語類

問市廛而不征。法而不廛。曰。此等制度。皆不可詳。大

抵邑居者必有廛稅。市區亦應有之耳。答吳伯豐文集

問廛無夫里之布。周禮宅不毛者。有里布。民無職事。

出夫家之征。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。罰之。使出一

里二十五家之布。不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。是如

何。曰。亦不可考。又問鄭氏謂民無常業者。罰之。使

出一夫百畝之稅。一家力役之征。如何。罰得恁地

重。曰。後世之法。與此正相反。農民賦稅丁錢却重。

而游手浮浪之民。泰然都不管他。因說浙閒農民

丁錢之重。民之彫困。不可開眼。語類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
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。是得天地生物之心為心也。

蓋無天地生物之心。則沒這身。才有這血氣之身。

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。

天地以生物為心。天包著地。別無所作為。只是生物

而已。亘古亘今。生生不窮。人物則得此生物之心。以爲心。所以箇箇肖他。本不須說以生物爲心。緣做箇語句難做。著箇以生物爲心。

問天地以生物爲心。而所生之物。因各得夫天地之心。以爲心。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曰。天地生物。自是溫暖和煦。這箇便是仁。所以人物得之。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。又曰。人物皆得此理。只緣他上面一箇母子如此。所以生物無不肖他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。譬如甑蒸飯。氣從下面滾到上面。又滾下。只管在裏面滾。便蒸得熟。天地只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。滾一番。便生一番物。他別無勾當。只是生物。不似人便有許多應接。所謂爲心者。豈是切切然去做。如云天命之。豈諄諄然命之也。但如磨子相似。只管磨出這物事。人便是小胞。天地是大胞。人首圓象天。足方象地。中間虛。包許多生氣。自是惻隱。不是爲見人我一理後。方有此惻隱。而今便教單獨只有一箇人。也自有這惻隱。若謂見人我一理而後有之。便是兩人相夾在這

裏方有惻隱。則是仁在外。非由內也。且如乍見孺子入井時。有惻隱。若見他人入井時。也須自有惻隱在。池錄作若未見孺子入井亦自是惻隱。問怵惕莫是動處。因怵惕而後惻隱否。曰。不知孟子怎生尋得這四箇字恁地好。

問如何是發之人心而不可已。曰。見孺子將入井。惻隱之心。便發出來。如何已得。此樣說話。孟子說得極分明。世閒事。若出於人力安排底。便已得。若已不得底。便是自然底。

方其乍見孺子入井時也。著脚手不得。縱有許多私意。要譽鄉黨之類也。未暇思量到。但更遲霎時。則了不得也。是非辭遜羞惡。雖是與惻隱並說。但此三者。皆自惻隱中發出來。因有惻隱後。方有此三者。惻隱比三者。又較大得些子。

如孺子入井。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。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。蓋理各有路。如做得穿窬底事。如何令人不羞惡。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。我便亦揖他。如何不恭敬。事有是非。必辨別其是非。試看是甚麼



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。

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曰。此身軀殼。謂之腔子。而今人滿身知痛處。可見。

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只是此心常存。纔有一分私意。便闕了他一分。曰。只是滿這箇軀殼。都是惻隱之心。纔觸著。便是這箇物事出來。大感則大應。小感則小應。恰似大段痛傷。固是痛。只如鍼子略挑些血出也。便痛。故日用所當應接。更無些子閒隔。癢病疾痛。莫不相關。纔是有此子不通。便是被些私意隔了。

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。如何是滿腔子。曰。滿腔子是。只在這軀殼裏。腔子。乃洛中俗語。又問惻隱之心。固是人心之懿。因物感而發見處。前輩令以此操而存之。充而達之。不知如何要常存得此心。曰。此心因物方感得出來。如何強要尋討出。此心常存。在這裏。只是因感時。識得此體。平時敬以存之。久久會熟。善端發處。益見得分曉。則存養之功。益有所施矣。

王丈說孟子惻隱之心一段論心不論性曰心性只是一箇物事離不得。孟子說四端處最好看。惻隱是情。惻隱之心是心。仁是性。三者相因。橫渠云。心統性情。此說極好。

四端未是盡。所以只謂之端。然四端八箇字。每字是一意。惻是惻。然有此念起。隱是隱。然之後。隱痛。比惻是深。羞者。羞己之非。惡者。惡人之惡。辭者。辭己之物。讓者。讓與他人。是非。自是兩樣。分明。但仁是總名。若說仁義。便如陰陽。若說四端。便如四時。若分四端八字。便如八節。

問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別。曰。未發時。無形影可見。但於已發時。照見。謂如見孺子入井。而有怵惕。惻隱之心。便照見得有仁在裏面。見穿窬之類。而有羞惡之心。便照見得有義在裏面。蓋這惻隱之心屬仁。必有這仁在裏面。故發出來做惻隱之心。羞惡之心屬義。必有這義在裏面。故發出來做羞惡之心。譬如目屬肝。耳屬腎。若視不明。聽不聰。必是肝腎有病。若視之明。聽之聰。必是肝腎之氣無虧。

方能如此。然而仁未有惻隱之心。只是箇愛底心。義未有羞惡之心。只是箇斷制底心。惟是先有這物事在裏面。但隨所感觸。便自是發出來。故見孺子入井。便有惻隱之心。見穿窬之類。便有羞惡之心。見尊長之屬。便有恭敬之心。見得是。便有是之心。見得非。便有非之心。從那縫罅裏。將出來。恰似寶塔裏面。四面豪光放出來。又云。孟子此一章。其初只是匹自閒容易說出來。然說得來。連那本末內外體用精粗。都包在裏面。無些欠闕處。如孔子許多門弟。都不曾恁地說得分曉。想是曾子子思。後來講來。講去。講得精。所以孟子說得來。恁地。若子思亦只說得箇大體分曉而已。

問前面專說不忍之心。後面兼說四端。亦是仁包四者否。曰。然。

惻隱是箇腦子。羞惡辭遜是非。須從這裏發來。若非惻隱。三者俱是死物了。惻隱之心。通貫此三者。問四端之根於心。覺得一者纔動。三者亦自次第而見。曰。這四箇界限自分明。然亦有隨事相連而見。

者。如事親孝。是愛之理。才孝便能敬。兄便是義。問有節文。便是禮。知其所以然。便是智。曰。然。問據看來。多是相連而至者。如惻隱於所傷。便惡於其所。以傷。這是仁帶義意思。惡於其所。以傷。便須惜其本來之未嘗傷。這是義帶仁意思。曰。也是如此。嘗思之。孟子發明四端。乃孔子所未發。人只道孟子有關楊墨之功。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。大功如此。看來此說。那時若行。楊墨亦不攻而自退。關楊墨。是扞邊境之功。發明四端。是安社稷之功。若常體認得來。所謂活潑潑地。真箇是活潑潑地。

伊川嘗說。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。惟知爲上。知最爲要緊。中庸說知仁勇。把知做擗初頭說。可見知是要緊。賀孫問孟子四端。何爲以知爲後。曰。孟子只循環說智。本來是藏仁義禮。惟是知恁地了。方恁地。是仁禮義都藏在智裏面。如元亨利貞。貞是智。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。如春夏秋冬。冬是智。冬却藏春生夏長秋成意思在裏面。且如冬伏藏。都似不見。到一陽初動。這生意方從中出。也未

發露。十二月也。未盡發露。只管養在這裏。到春方發生。到夏一齊都長。秋漸成。漸藏。冬依舊都收藏了。只是大明終始。亦見得無終。安得有始。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關。商旅不行。后不省方。至問凡有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莫是知得了。方能擴而充之否。曰。知皆擴而充之。卽是苟能知去擴充。則此道漸漸生長。如火之始然。泉之始達。中間矣字。文意不斷。充是滿其本然之量。却就上有擴字。則是方知去推廣。要充滿他。所以如火之始然。泉之始達。

劉居之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節。曰。惻隱之心。仁之端也。乍見孺子入井。此只是一件事。仁之端。只是仁萌芽處。如羞惡辭遜是非。方是義禮智之萌芽處。要推廣充滿得自家本然之量。不特是孺子入井便恁地。其他事皆恁地。如羞惡辭遜是非。不特於一件事上恁地。要事事皆然。方是充滿慊足。無少欠闕也。知皆擴而充之矣。知方且是知得如此。至說到苟能充之。足以保四海。卽掉了擴字。只

說充字。蓋知字與始然始字相應。充字與保四海相應。才知得便自不能已。若火始然便不可遏。泉才達便涓涓流而不絕。

凡有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。只是要擴而充之。而今四端之發。甚有不整齊處。有惻隱處。有合惻隱而不惻隱處。有羞惡處。又有合羞惡而不羞惡處。且如齊宣不忍於一牛。而却不愛百姓。噉爾之食。則知惡而弗受。至於萬鍾之祿。則不辨禮義而受之。而今則要就這處理會。

人於仁義禮智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。此四者須當日夕體究。令分曉精確。此四者皆我所固有。其初發時。豪毛如也。及推廣將去。充滿其量。則廣大無窮。故孟子曰。知皆擴而充之。且如人有當惻隱而不惻隱。當羞而不羞。當惡而不惡。當辭而不辭。當遜而不遜。是其所非。非其所是者。皆是失其本心。此處皆當體察。必有所以然也。只此便是日用閒做工夫處。

人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。是一身綱紐。其他更無當

於其發處體驗擴充將去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。日閒時時發動。特人自不能擴充耳。又言四者時時發動。特有正不正耳。如暴戾愚狠。便是發錯了羞惡之心。含糊不分曉。便是發錯了是非之心。如一種不遜。便是發錯了辭遜之心。日閒一正一反。無往而非四端之發。

子武問四端須著逐處擴充之。曰。固是。纔常常如此推廣。少閒便自會密。自會闊。到得無閒斷。少閒却自打合作一片去。

問推四端而行。亦無欠闕。曰。無欠闕。只恐交加了。合惻隱底不惻隱。合羞惡底不羞惡。是是非非交加了。四端本是對著他後流出來。恐不對窠日子。問不對窠日子。莫是為私意隔了。曰。也是私意。也是不曉。節又問恭敬却無當不當。曰。此人不當拜他。自家也去拜他。便不是。

問人心陷溺之久。四端蔽於利欲之私。初用功。亦未免閒斷。曰。固是。然義理之心纔勝。則利欲之念便消。且如惻隱之心勝。則殘虐之意自消。羞惡之心

勝則貪冒無恥之意自消。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消。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謬之意自消。

黃景申嵩老問仁兼四端意思。理會不透。曰。謝上蔡見明道先生。舉史文成誦。明道謂其玩物喪志。上蔡汗流浹背。面發赤色。明道云。此便見得惻隱之心。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。恁地慚皇。自是羞惡之心。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。公試思。久之。先生曰。惟是有惻隱之心。方會動。若無惻隱之心。却不

動。惟是先動了。方始有羞惡。方始有恭敬。方始有是非。動處便是惻隱。若不會動。却不成人。若不從動處發出。所謂羞惡者。非羞惡。所謂恭敬者。非恭敬。所謂是非者。非是非。天地生生之理。這些動意。未嘗止息。看如何枯亡。亦未嘗盡消滅。自是有時而動。學者只怕閒斷了。以上語類二十六條

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章

問仁天之尊爵。先生解曰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。得之最先。如何是得之最先。曰。人得那生底道理。所謂

心生道也。有是心，斯具是形，以生也。語類

子路人告之以有過，則喜章

問是與人為善，當其取人之際，莫未有助之之意否。曰：然。曰：三者本意，似只是取人，但有淺深，而與人為善，乃是孟子再疊一意，以發明之否。曰：然。語類

伯夷非其君不事章

至問集注云：進不隱賢，不枉道也。似少字。曰：進不隱賢，便是必以其道。人有所見，不肯盡發出，尚有所藏，便是枉道。至云：尋常看此二句，只云進雖不敢

自隱其賢，凡有所蘊，皆樂於發用，然而却不妄進。二句做兩意看。曰：恁地看也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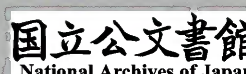
不屑去。說文說屑字云：動作切切也。只是不汲汲於

就，不汲汲於去。屑字却是重。必大錄云：不以就為重，而切切急於就，不以去為重，而切切急於去。

問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莫是後來之弊至此否。曰：伯

夷自是有隘處，柳下惠自是有不恭處。且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分明是不將人做人看了。

或問明道云：此非瑕疵夷惠之語，言其弊必至於此。



今觀伯夷與惡人處。如以朝衣朝冠。坐於塗炭。則伯夷果似隘者。柳下惠雖袒裼裸裎於我側。爾焉能浼我哉。柳下惠果似不恭者。豈得謂其弊必至於此哉。曰。伯夷既清。必有隘處。柳下惠既和。必有不恭處。道理自是如此。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。以不恭為和。故曰。隘與不恭。君子不由也。以上語類四條

溫公疑孟子曰。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。然則君子之行。孰先於孔子。孔子歷聘七十餘國。皆以道不合而去。豈非非其君不事與。孺悲欲見孔子。孔子辭以疾。豈非非其友不友乎。陽貨為政於魯。孔子不肯仕。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。為定哀之臣。豈非不羞污君乎。為委吏。為乘田。豈非不卑小官乎。舉世莫知之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豈非遺佚而不怨乎。飲水曲肱。樂在其中。豈非陋窮而不憫乎。居鄉黨。恂恂似不能言。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。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。邦無道則隱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非隘也。和而不同。遯世無悶。非不恭也。苟毋失其中。雖孔子由之。何得云君子不由。

疾。豈非非其友不友乎。陽貨為政於魯。孔子不肯仕。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。為定哀之臣。豈非不羞污君乎。為委吏。為乘田。豈非不卑小官乎。舉世莫知之。不怨天。不尤人。豈非遺佚而不怨乎。飲水曲肱。樂在其中。豈非陋窮而不憫乎。居鄉黨。恂恂似不能言。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。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。邦無道則隱。事其大夫之賢者。友其士之仁者。非隘也。和而不同。遯世無悶。非不恭也。苟毋失其中。雖孔子由之。何得云君子不由。



乎。隱之辯曰。孟子曰。伯夷隘。柳下惠不恭。隘與不恭。君子不由。原孟子之言。非是瑕疵夷惠也。而清和之弊。必至於此。蓋以一於清。其流必至於隘。一於和。其流必至於不恭。其弊如是。君子豈由之乎。苟得其中。雖聖人亦由之矣。觀吾孔子之行。時乎清而清。時乎和而和。仕止久速。當其可而已。是乃所謂時中也。是聖人之時者也。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。或謂伯夷制行以清。下惠制行以和。救時之弊。不得不然。亦非知夷惠者。苟有心於制行。則清也和也。豈得至於聖哉。夷之清。惠之和。蓋出於天性之自然。特立獨行而不變。遂臻其極致。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。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。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。於是立言深救清和之弊。大有功於名教。疑之者誤矣。曰。觀吾夫子之行。時乎清而清。時乎和而和。仕止久速。當其可而已。是乃所謂時中也。是聖人之時者也。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。五十八字。愚欲刪去而補之曰。然此不待別求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。姑

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。固已曉然矣。如溫公之說。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與。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。是以清而不隘。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。是以和而未嘗不恭。其曰聖之時者。如四時之運。溫涼和煖。各以其序。非若伯夷之清。則一於寒涼。柳下惠之和。則一於溫煖。而不能相通也。以是言之。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。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。又曰。苟有心於制行。至章末。愚欲刪去而易之曰。使夷惠有心於制行。則

方且勉強脩爲之不暇。尚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。與。彼其清且和也。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。是以特立獨行。終其身而不變。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。又恐後之學者。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。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。而又曰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。其抑揚開示。至深切矣。亦何疑之有。讀余隱之尊孟辯。文集

公孫丑下

天時不如地利章

孤處以方位言。如俗言向某方利。某方不利之類。王相指日時。語類

孟子將朝王章

問孟子將朝王。齊王托疾召孟子。孟子亦辭以疾。莫是以齊王不合托疾否。曰。未論齊王托疾。看孟子意。只說他不合來召。蓋在他國時。諸侯無越境之禮。只因以幣來聘。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。所謂答禮行義是也。如見梁惠王。也是惠王先來聘之。既至其國。或為賓師。有事則王自來見。或自往見王。但召之則不可。召之則有自尊之意。故不往見也。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。此以在他國而言。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。此以在其國而言。

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。文勢似使管子而愚人也。則可。若是義理不是。則曾子豈肯恁地說。以上語類二條

溫公疑孟曰。孔子聖人也。定哀庸君也。然定哀召孔子。孔子不俟駕而行。過位。色勃如也。足躩如也。過虛位。且不敢不恭。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。孟子

學孔子者也。其道豈異乎。夫君臣之義。人之大倫也。孟子之德。孰與周公。其齒之長。孰與周公之於成王。成王幼。周公負之以朝諸侯。及長而歸政。北面稽首。畏事之。與事文武無異也。豈得云。彼有爵。我有德。齒可慢。彼哉。孟子謂。蚍蜉居其位。不可以不言。言而不用。不可以不去。已無官守。無言責。進退可以有餘裕。孟子居齊。齊王師之。夫師者。導人以善。而救其惡者也。豈謂之無官守。無言責乎。若謂之爲貧而仕耶。則後車數十乘。從者數百人。仰食於齊。非抱關擊柝比也。詩云。彼君子兮。不素餐兮。夫賢者所爲。百世之法也。余懼後之人。挾其有以驕其君。無所事而貪祿位者。皆援孟子以自况。故不得不疑。隱之辯曰。孟子將朝王。王使人來曰。寡人如就見者也。有寒疾。不可以風。朝將視朝。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。探王之意。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。方且恃萬乘之尊。不肯先賢者之屈。故辭以疾。欲使孟子屈身先之也。孟子知其意。亦辭以疾者。非驕之也。身可屈。道其可屈乎。其與君命名。

不俟駕而行。異矣。又孟子曰。天下有達尊三。朝廷莫如爵。鄉黨莫如齒。輔世長民莫如德。夫尊有德。敬耆老。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。人君所貴者爵爾。豈可慢夫齒與德哉。若夫伊尹之於太甲。周公之於成王。此乃大臣輔導幼主。非可與達尊槩而論也。又孟子謂蚍蜉為士師。職所當諫。諫之不行。則當去。為臣之道。當如是也。為王之師。則異矣。記曰。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。而師處其一。尊師之禮。詔於天子。無北面。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。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。孟子以道自任。一言一行。未嘗少戾於道。意謂人君尊德樂道。不如是。則不足與有為。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。無所事而貪祿位者。過矣。曰。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。而王以疾要之。則孟子辭而不往。其意若曰。自我而朝王。則貴貴也。貴貴。義也。而何不可之有。以王召我。則非尊賢之禮矣。如是而往。於義何所當哉。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。則孟子自言之詳矣。恐溫公亦未深考耳。孟子達尊之義。愚謂達者通也。三者不

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。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。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。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。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。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。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。唯可與權者知之矣。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。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。一言之從違者也。若為師則異於是矣。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

而食其祿耶。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。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。則可見其出處大槩矣。讀余隱之尊孟辯。

集文

孟子之平陸章

王之為都。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。看得來古之王者嘗為都處。便自有廟。賀孫錄云。古人之廟不遷。如太王廟在岐。文王廟在豐。武王祭太王則於岐。祭文王則於豐。賀孫云。鎬京却無二王之廟。王朝步自周。至於豐。是自鎬至豐。以告文王廟也。又如晉獻公使申生祭於曲沃。

武公雖自曲沃入晉。而其先君之廟。則仍在曲沃而不徙也。又曰。王之爲都。又恐是周禮所謂都鄙之都。周禮四縣爲都。語類

沈同以其私問章

孟子答沈同伐燕一章。誠爲未盡。何以異於是之下。合更說是弔民伐罪。不行殘虐之主。方可以伐之。如此乃善。又孟子居齊許久。伐燕之事。必親見之。齊王乃無一語謀於孟子。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。何也。想得孟子亦必以伐之爲是。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。不然。齊有一大事如此。而齊王不相謀。孟子豈可更居齊耶。史記云。鄒人孟軻。勸齊伐燕云。此湯武之舉也。想承此誤。然亦有不可曉者。

勸齊伐燕如何。曰。孟子言伐燕處有四。須合而觀之。燕之父子君臣如此。固有可伐之理。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。亦不曾教齊必伐。但曰。爲天吏則可以伐之。又曰。若殺其父兄。係累其子弟。則非孟子意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鄭公藝圃折衷曰。孟子謂沈同曰。子噲不得與人燕。

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。而子悅之。不告於王。而私與之。吾子之祿爵。夫士也。亦無王命。而私受之於子。則可乎。大夫爵祿。制於諸侯。是誠古之道也。孟軻既教齊梁。滕之君。使自爲湯武。則是諸侯未嘗受命於天子也。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。齊制之也。子噲不敢以燕私人。將復誰制之哉。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。而不能約齊梁。滕於古道也。隱之辯曰。孟子告沈同曰。子噲不得與人燕。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。而子悅之。不告於王。而私與之。吾子之祿爵。夫士也。亦無王命。而私受之於子。則可乎者。是約燕於王制也。其意曷嘗不存周哉。勸齊梁。滕之爲湯武者。正欲其行仁義。而知有王制云爾。豈可謂夏商在上。而湯武不得行仁義與。湯武行仁義。無一言及之。唯罪湯武之征伐。掩善揚惡。豈得爲公論。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。勸其君行仁義。以爲不道者。余知之矣。彼非以仁義爲不美也。但急於近功。謂仁義爲迂闊。不切時務。不若進富國強兵之術也。若其誠

然商鞅之徒爲之。孟子不爲也。曰。諸侯受國於天子。故子噲之讓爲無王。天子受命於天。故文王受命作周。不受於紂而無罪。辯謂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。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爾。讀余隱之尊孟辯。文集

燕人畔章

安卿問周公誅管蔡。自公義言之。其心固正大直截。自私恩言之。其情終有不自滿處。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。不亦宜乎。曰。是。但他豈得已哉。莫到恁地較好看。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。大段疎脫。他也看

那兄弟不過。本是怕武庚叛。故遣管蔡霍叔去監他。爲其至親可恃。不知他反去與武庚同作一黨

語類

孟子去齊章

陳希真問孟子去齊處。集注引李氏說。憂則違之。而荷蕢所以爲果。如何。曰。孟子與荷蕢。皆是憂則違之。但荷蕢果於去。不若孟子遲遲吾行。蓋得時行道者。聖人之本心。不遇而去者。聖人之不得已。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。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。誠非

若荷蕢之果於去也。語類

滕文公上

滕文公爲世子章

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。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底。

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。必稱堯舜。所以驗性善之實。孔子罕言性。孟子見滕文公。便道性善。必稱堯舜。恰似孟子告人躡等相似。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。則爲善必力。去惡必勇。今於義理。須是見得了。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。若說我要做好事。所謂這些意能得幾時子。

劉棟問人未能便至堯舜。而孟子言必稱之。何也。曰。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。正相表裏。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。是他力量不至。固無可奈何。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。如射者之於的。箭箭皆欲其中。其中不中者。其技藝未精也。人到得堯舜地位。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。然也只是本分事。這便是止於至善。

孟子初見滕世子。想是見其資質好。遂卽其本原。一切爲他啟迪了。世子若是負荷得時。便只是如此了。及其復見孟子。孟子見其領略未得。更不說了。只是發他志。但得於此勉之。亦可以至彼。若更說。便漏逗了。當時啟迪之言。想見甚好。惜其不全記。不得一觀。

符舜功問滕世子從孟子言。何故後來不濟事。曰。亦是信不篤。如自楚反。復問孟子。孟子已知之。曰。世子疑吾言乎。則是知性不的。他當時地步狹。本難

做。又識見卑。未嘗立定得志。且如許行之術。至淺下。且延之。舉此可見。以上語類六條

孟子見人。卽道性善。稱堯舜。此是第一義。若於此看得透。信得及。直下便是聖賢。更無一豪人欲之私。做得病痛。若信不及。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。又只引成覲。顏淵。公明儀三段說話。教人如此發憤。勇猛向前。日用之閒。不得存留一豪人欲之私。在這裏。此外更無別法。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。方有田地可下工夫。不然。卽是畫脂鏤冰。無真實得。

力處也。答梁文叔文集

滕定公薨章

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。乃一向討論典故。亦果何益。孟子於滕文公。乃云諸侯之禮。吾未之學。便說與齊疏之服。飪粥之食。哭泣盡哀。大綱先正了。

古宗法。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。則皆以魯國為宗。至戰國時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。以上語類二條

滕文公問為國章

因說今日田賦利害。曰。某嘗疑孟子所謂夏后氏五

十而貢。殷人七十而助。周人百畝而徹。恐不解如此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。做許多畝溝澮之類。大段費人力了。若自五十而增為七十。自七十而增為百畝。則田間許多疆理。都合更改。恐無是理。孟子當時未必親見。只是傳聞如此。恐亦難盡信也。

語類

問周人百畝而徹。集注云。一夫授田百畝。鄉遂用貢法。十夫有溝。都鄙用助法。八家同井。耕則通力而作。收則計畝而分。必大謂井田與溝澮之制不同。

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。曰此亦不可詳知。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。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。鄉遂都鄙田制不同。周禮分明。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。如何行得。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役彼此交互難相統一。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。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。答吳伯豐

皆什一之說。記得亦用廬舍折除公田二十畝。如先儒之舊。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耳。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計則亦可揆成什一。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。此閒無本檢不得。然此亦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。且當取其大指之略通可也。如來諭商人以七畝爲助。此語亦疎。蓋貢助異法。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。自賦於官。助法則須計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。只得五十六畝。其十四畝須依古法折除。一家各

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。方成八家各助耕公田七畝也。如謂某說商人九分取一。周人十分取一。恐亦非某本文。商人九分取一。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。如前所云。固自分明。周人則鄉遂溝洫。用貢法而自賦。自不妨十分取一。唯都鄙井田用助法。則為九一。然如前說去其廬井。則亦不害為十之一矣。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。答林一之。以上文集二條。世祿是食公田之人。問鄰長比長之屬有祿否。曰。恐未必有。問士者之學如何。曰。亦農隙而學。孰與教

之曰。鄉他錄作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。俾教之。

孟子只把兩我公田。證周亦有公田。讀書亦不須究

盡細微。因論永嘉之學。於制度名物上致詳。

請野九一而助。國中什一使自賦。如古注之說。如何。曰。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。亦難。此二句。大率有周禮制度。野。謂甸稍縣都。行九一法。國中什一。以在王城。豐凶易察。

國中行鄉遂之法。如五家為比。五比為閭。四閭為族。五族為黨。五黨為州。又如五人為伍。五伍為兩。四

兩為卒。五卒為旅。五旅為師。五師為軍。皆是五五相連屬。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。故只得什一使自賦。如鄉遂。鄉遂應作都鄙。却行井牧之法。此處應有鄉遂之法四字。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。且如五家為比。比便有一箇長了。井牧之法。次第是三十家。方出得士十人。徒十人。井田之法。孟子說夏五十而貢。殷七十而助。周百畝而徹。此都是孟子拗處。先是五十。後是七十。又是一百。便是一番打碎一番。想聖人處事。必不如是勞擾。

問圭田餘夫之田。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。曰。卿受田六十邑。乃當二百四十井。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。餘夫二十五畝。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。在一夫百畝之外也。孟子亦是言大槩耳。未必曾見周禮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有為神農之言章

問決汝漢。排淮泗。曰。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。別無奧義。不足深論。况淮泗能壅汝水。不能壅漢水。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。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



以入江之說。有不通矣。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。唐時淮南漕渠。猶是流水。而汝漢泗水。皆從此以入江。但今江淮漸深。故不通耳。此或猶可強說。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。初非禹迹。且若如此。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。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。沈說終亦不能通也。答吳伯豐文集

墨者夷之章

問振德是施惠之意否。曰。是。然不是財惠之惠。只是施之以教化。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。彼既自得之。復從而教之。語類

亞夫問愛無差等。施由親始。與親親而仁民。仁民而愛物。相類否。曰。既是愛無差等。何故又施由親始。這便是有差等。又如施由親始一句。乃是夷之臨時譏出來。揆孟子意。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。已不是了。他所謂施由親始。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。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。是甚道理。問人只是一父母所生。如木只是一根株。夷子却視他人之親。猶己之親。如牽彼樹根。強合此樹根。曰。

愛無差等。便是二本。至曰命之矣之字。作夷子名看。方成句法。若作虛字看。則不成句法。曰是。以上語類

二條

問愛無差等。施由親始。夷子既知此說。便當一親疎。合貴賤。方得。今却曰。施由親始。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。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哉。其詞氣牴牾。信乎遁而窮矣。曰夷子所說愛無差等。此是大病。其言施由親始。雖若粗有差別。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。故孟子但責其二本。而不論其下句之自

相矛盾也。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。蓋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心。有以切中其病耳。此是緊要處。當著眼目也。答張敬之文集

滕文公下

陳代曰不見諸侯章

問枉尺直尋。曰援天下以道。若枉已。便已枉道。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。更說甚事。自家身既已壞了。如何直人。語類

景春日公孫衍張儀章

敬之問居天下之廣居。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曰。大槩只是無些子偏曲。且如此心廓然。無一豪私意。直與天地同量。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。便是居仁。到得自家立身。更無些子不當於理。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。便是守禮。及推而見於事。更無些子不合於義。這便是行天下之大道。便是由義。論上兩句。則居廣居是體。立正位是用。論下兩句。則立正位是體。行大道是用。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。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語類

宋小國章

問滕文公之問逾迫。而孟子所以答之者。若無可為謀者。極其規模所就。亦不過太王畏天保國之事。至於萬章之問宋。而孟子遽以成湯樂天之事。反覆告之。豈滕之地褊小。不足以有為。而王偃滅滕伐薛。敗諸侯之兵。果有可畏之實耶。曰。強弱者勢也。得失者事也。宋滕之強弱有異。故其得失之效不同。但共一事之如此而為得。如此而為失。則其理未嘗不同耳。若曰以強弱為得失。則是強者常

得。弱者常失也。豈其然乎。答張敬之文集

公孫丑問不見諸侯章

至云。看得孟子於辭受取舍。進退去就。莫非天理時中之妙。無一豪人欲之私。無一豪過不及之病。如謂段干木踰垣而避之。泄柳閉門而不納。是皆已甚。迫斯可以見矣。充仲子之操。則蚓而後可。謂非其有而取之者。盜也。充類至義之盡。辭曰聞戒。餽。可受則受之。皆無一豪過不及。無一豪私意。曰。道理固是恁地。而今有此事到面前。這道理又却

那裏安頓類語

公都子問好辯章

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。先生令看大意。曰。此段最好看。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。各行其道。是這般時節。其所以救正之者。是這般撓子。這見得聖賢是甚麼。撓大力。量恰似天地有關闔處。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。補得周全後。過得稍久。又不免有關。又得聖賢出來補。這見聖賢是甚力量。直有闔闢乾坤之功。

問孔子作春秋。空言無補。亂臣賊子。何緣便懼。且何足爲春秋之一治。曰。非說當時便一治。只是存得箇治法。使這道理光明燦爛。有能舉而行之。爲治不難。當時史書掌於史官。想人不得見。及孔子取而筆削之。而其義大明。孔子亦何嘗有意說用某字使人知勸。用某字使人知懼。用某字有甚微詞與義。使人曉不得。足以褒貶榮辱人來。不過如今之史書。直書其事。善者惡者。了然在目。觀之者知所懲勸。故亂臣賊子。有所畏懼而不犯耳。

問孟子好辯一節。曰。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。孟子却不管他。蓋他只壞得箇粗底。若楊墨則害了人心。須著與之辯。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。趨向不一。非孟子力起而闢之。則聖人之道。無自而明。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。曰。孟子於當時。只在私下恁地說。所謂楊墨之徒也。未怕他。到後世。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爲是。知異端之學爲非。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。

因居之看好辯一章。曰。墨氏愛無差等。故視其父如

路人。楊氏只理會自己。所謂脩其身而外天下國家者。故至於無君。要之楊墨卽是逆理不循理耳。如一株木。順生向上去。是順理。今一枝乃逆下生來。是逆理也。如水本潤下。今洪水乃橫流。是逆理也。禹掘地而注之海。乃順水之性。使之潤下而已。暴君壞宮室以爲汙池。棄田以爲園囿。民有屋可居。有地可種桑麻。今乃壞而棄之。是逆理也。湯武之舉。乃是順理。如楊墨逆理。無父無君。邪說誣民。仁義充塞。便至於率獸食人人相食。此孟子極力闢之。亦只是順理而已。

敬之問楊墨曰。楊墨只是差了些子。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。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。埋沒其身而不自知。故獨潔其身以自高。如荷蕢接輿之徒。是也。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爲。則天下事教誰理會。此便是無君也。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。不能及人。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。然不知或有一患難。在君親則當先救之。在他人則後救之。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。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。

便是無父。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。孟子之辯。只緣是放過不得。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。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。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。不用管他。此皆是看他不破。故不能與之辯。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。亂吾道。豈容不與之辯。所謂孟子好辯者。非好辯也。自是住不得也。

孟子言我欲正人心。蓋人心正。然後可以有所為。今人心都不正了。如何可以理會。以上語類六條出邪則入正。出正則入邪。兩者之間。蓋不容髮也。雖

未知道。而能言距楊墨者。已是心術向正之人。所

以以聖人之徒許之。與春秋討賊之意同。答石子重

孟子答公都子好辯一章。三復之餘。廢書太息。只為見得天理忒煞分明。便自然如此住不得。若見不到此。又如何強得也。然聖賢奉行天討。却自有箇不易之理。故曰。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。舊來讀過亦不覺近乃識之耳。與張敬夫

鄭公藝圃折衷曰。秦始皇。漢武帝。唐太宗。欲無夷狄。



韓愈欲無釋老。孟子欲無楊墨。甚哉。未之思也。天不唯慶雲端雲。景風時雨。而霜雹降焉。地不唯五穀桑麻。而萑稗鉤吻生焉。山林河海。不唯龜龍麟鳳。而鴟梟豺狼蛟鼉出焉。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。作易者其知道乎。隱之辯曰。秦始皇。漢武帝。唐太宗。欲無夷狄。是皆好大喜功。窮兵黷武之過。孟子欲無楊墨。韓子欲無釋老。豈愛摩頂放踵。利天下爲之一。則爲義之偏。其過至於無君。一則爲仁之偏。其過至於無父。先王大道。由是榛塞。孟子辭而闢之。然後廓如也。釋氏生西竺。漢明帝始求事之。老氏生周末。西漢竇后始好尚之。自晉梁以及於唐。其教顯行。韓公力排斥之。然後大道得不泯絕。有識之士。謂洪水之害。害於人身。邪說之害。害於人心。身之害爲易見。尚可避者。心之害爲難知。溺其說者。形存而身亡矣。自非智識高明。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。韓公謂孟子距楊墨。而其功不在禹下。唐之史臣。謂韓公排釋老。而其功與孟子齊。而力倍之。詎不信夫。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。未嘗

有所謂釋老楊墨者。苟欲其無。亦不爲過。而謂地不唯五穀桑麻。而蕘稗鉤吻生焉。世豈有種五穀桑麻。而不去蕘稗鉤吻者與。若孟子者。正務去蕘稗鉤吻之害。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。今乃立異論以攻之。是誠何心哉。予懼聖道之不明。故不得不與之辯。曰。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。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。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。彼曰。景風時雨。與戾氣旱蝗。均出於天。五穀桑麻。與蕘稗鉤吻。均出於地。此固然矣。人生其間。混然中處。盡其燮

理之功。則有景風時雨。而無戾氣旱蝗。有五穀桑麻。而無蕘稗鉤吻。此人所以參天地。贊化育。而天地所以待人。而爲三才也。孟子之闢異端。如宣王之攘夷狄。其志亦若此而已。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。聖人作易。以立人極。其義以君子爲主。故爲君子謀。而不爲小人謀。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。則可見矣。而曰。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。嗚呼。作易者。其知道乎。其不知易者甚哉。讀余隱之尊孟辯。以上文集三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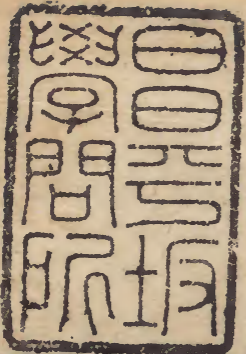
陳仲子豈不誠廉士章

溫公疑孟曰。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。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。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。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。仲子蓋嘗諫其兄矣。而兄不用也。仲子之志。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。然且食而居之。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。故避之。居於於陵。於陵之室與粟。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。非不義也。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與。以所食之鵝。兄所受之饋也。故哇之。豈以母則不食。以妻則食之耶。君子之責人。當探其情。仲子之避兄離母。豈

所願耶。若仲子者。誠非中行。亦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孟子過之。何其甚耶。隱之辯曰。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。弗食不義之祿。夫孰得而非之。居於於陵。以彰兄之過。與妻同處而離其母。人則不爲也。而謂仲子避兄離母。豈所願耶。殊不曉其說。仲子之兄非不友。孰使之避。仲子之母非不慈。孰使之離。烏得謂之豈所願耶。仲子齊之世家。萬鍾之祿。世之有矣。不知何爲諫其兄。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。弗居也。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。避兄離母。可

謂狷乎。孟子深闢之者。以離母則不孝。避兄則不
恭也。使仲子之道行。則天下之人。不知義之所在。
謂兄可避。母可離。其害教也大矣。孟子之言。履霜
之戒也。與。曰。溫公云。仲子嘗諫其兄。而兄不用。然
且食而居之。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。故避之。又曰。
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。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。
一時之小嫌。狷者之不爲。一身之小節。至於父子
兄弟。乃人之大倫。天地之大義。一日去之。則禽獸
夷狄矣。雖復謹小嫌。守小節。亦將安所施哉。此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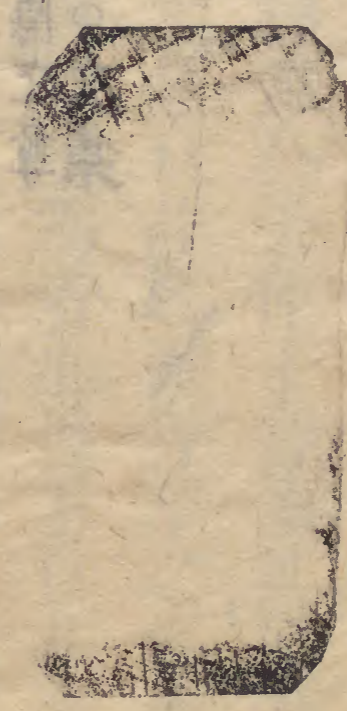
子絕。仲子之本意。隱之云。仲子之兄。非不友。孰使
之避。仲子之母。非不慈。孰使之離。愚謂政使不慈
不友。亦無逃去之理。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。則知
之矣。讀余隱之尊
孟辨。文集



皇朝通志

外紀卷之二

金



皇朝通志
外紀卷之二
金

文化甲戌

